

我们是国之利刃，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，拔鞘而出！

利刃 出鞘

我们是特种兵

你们的荣誉是什么？——忠诚！

你们的名字叫什么？——勇士！

你们准备好为祖国献身了吗？

——时刻准备着！

忠于祖国！忠于人民！有我无敌，一击必杀！

刘猛★作品
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利刃 出击

刘猛★作品
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利刃出鞘 / 刘猛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2

ISBN 978 - 7 - 5511 - 0642 - 9

I. ①利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6266 号

书 名: 利刃出鞘

著 者: 刘 猛

责任编辑: 李 爽 尹志秀

装帧设计: 95 书装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4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 - 88643224/26/27/28/32

传 真: 0311 - 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× 1020 1/16

字 数: 681 千字

印 张: 28

版 次: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
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511 - 0642 - 9

定 价: 3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1

清晨，一阵尖厉的战备警报声骤响，狼牙特战旅机场上的国旗随风飘舞，猎猎作响。远处，两辆敞篷迷彩吉普车卷着尘土疾驰而至。十五名特战队员全副武装，纷纷跳下车，迅速列队。钢盔下面是黝黑消瘦的脸，黑白分明的眼睛炯炯有神。不远处，一架米 171 直升机正停机待命。

狼牙特战旅参谋长何志军上校表情严肃地凝视着这一支特别的队伍，郭队转身敬礼：“报告！参谋长同志，孤狼特别突击队集合完毕！突击队队长郭平安——请您指示！”

“刷”——十五名特战队员整齐利落地敬礼。

何志军还礼：“稍息吧。”

“是！”郭队还礼后向后转，“稍息——”

“同志们！请稍息——”何志军脸色严肃，凛然地看着面前的队员们，“今天我们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，寻找一颗回收的人造卫星！由于技术故障，人造卫星坠落地点偏离预定区域，到达我边境 0231 地区。该处地形地貌复杂，山地丛林密布，车辆无法上山。因此，我们狼牙特战旅奉命组成突击队，将要承担起搜索卫星残骸这个光荣的任务！同志们，有没有信心完成？！”

“有！”队员们一声巨吼。

“这次任务的重要意义不需要我多说了，科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国之本！而根据情报，境外某敌对势力也得到了消息，组织了武装分队在我边境活动，企图抢夺我人造卫星！一旦遭遇，将会是一场激战！你们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，危险性我就不再多说了！同志们，你们准备好为祖国献身了吗？！”何志军厉声喝问。

“——时刻准备着！”十五个精锐彪悍的战士挺胸怒吼。

何志军转向郭队，继续说道：“如果发生突发事件，你可以采取果断措施！但是记住——任何情况下，绝对不能越过边境，那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！记住了吗？”

“记住了！”郭队抬手敬礼。

何志军看了看他的勇士们，一声令下：“出发！”

“是！”郭队转身，面向队员，声厉如洪，“全体都有——左后转弯，跑步——走！登机！”

看着队员们携带着武器快速跑向直升机，何志军抬手敬礼。郭队最后一个踏上直升机，在舱门口转过身，看着何志军，抬手敬礼。郭队咬咬牙，放下右手。舱门慢慢关上，直升机在晨雾中拔地而起。机场上，何志军的右手久久没有放下。

中国边境 0231 地区。

山地丛林一片静谧，浩瀚的林海一眼望不到边。远处，一架陆航米 171 直升机犹如一只矫健的雄鹰从低空掠过。

机舱里，全副武装的特战队员们脸上涂着伪装迷彩，身穿猎人迷彩服，手持战术改造过的 95 自动步枪等各种武器，左臂佩戴的狼牙臂章让这一群男人看起来更加精悍生猛。

郭队脸庞黝黑，涂着迷彩的大脸上目光如炬。一旁的少尉队员陈善明戴着耳塞，正跟着随身听里劲爆的摇滚乐闭目舞动，和他那一身迷彩的装扮极不协调；一级士官苗狼是苗族人，他的迷彩包头巾按照家乡习惯裹成了头巾，正靠在陈善明的肩膀上闭目打呼，昏昏欲睡。陈善明推了推他，苗狼差点儿栽倒在地，陈善明急忙一把拉住他。苗狼仍闭着眼，咂咂嘴，继续睡。陈善明苦笑：“这敌人把他脑袋割下来，他还能睡呢！”苗狼一下子被惊醒了，噌地睁眼持枪，“敌人？敌人在哪儿呢？！”旁边的队员们哄堂大笑。

其他队员们习以为常，各自检查着武器装备。观察手范天雷手持 95 自动步枪，旁边是狙击手何卫东，手持 85 狙击步枪——那是他最心爱的宝贝。何卫东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，安静地坐在机舱的角落，若有所思。

“好久没打仗了，浑身都要长毛了！倒是真盼着真刀真枪来一场啊！”范天雷碰了碰旁边的何卫东，“哎，你在合计什么呢？”

“好久没给儿子打电话了。”何卫东抚摸着他的宝贝。

“上小学了吧？”范天雷说。

“是啊。”何卫东苦笑。

“哎哟！我这个干爹也不合格啊！别说，我也想我儿子了！”

何卫东看他，两个人都笑了。

这时，机舱内的蜂鸣器开始促响，一片红灯闪烁。

“我们到地方了——”郭队拉开舱门，将大绳抛了出去。队员们快速起身，陆续从悬停的直升机上滑下。队员们落地后，迅速呈环形警戒队形。

飞行员侧头看看下面丛林里的队员们，对着通话器低语：“孤狼，祝你好运。完毕。”郭队手持电台：“天狼 1 号，记得接我们。完毕。”飞行员笑了笑：“忘不了。完毕。”郭队看着直升机：“你要是忘了怎么办？完毕。”飞行员笑出了声：“那你们就回去，不都是山地穿行专家吗？完毕。”直升机轻点机头，飞走了。

郭队看着远去的直升机，苦笑：“这兔崽子！我们走！”

老三级士官齐风担任此次任务的尖兵，他在密林中快速穿行，队员们陆续跟进。观察员范天雷和狙击手何卫东也在队伍中快速地警戒穿行。走在头前的齐风手持探测仪，耳机定位器中不断传来滴滴声。队员们不断地在溪流和山谷中穿过，犹如出鞘的利剑与丛林融合为一体。

高山峻岭中，队员们来到一处溪流前，在齐膝盖深的水里前行。何卫东据枪警觉地环视着四周，速度稍稍慢了下来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范天雷问。何卫东皱了皱眉，看看四周：“总觉得不对劲。”

“怎么不对劲？”范天雷也四处观察。

“太安静了。”何卫东说。

“又不是战争时期，这老林子有什么人会来？”范天雷不以为然。

“我总觉得不对劲，有人在监视我们。”狙击手出身的何卫东有着超乎常人的直觉。

“谁？”范天雷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何卫东摇头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走在队伍前面的郭队回过头：“你怎么知道有人在监视我们？”

“感觉。”何卫东肯定。范天雷左顾右盼，还是没发现异常。郭队想了想：“全体注意，保持警觉，猎鹰觉得这里不太平！”队员们放慢速度，范天雷抬起枪口嘀咕：“又得多走好几个小时……”

“他的感觉在战场上救过咱们，你忘了？”郭队整了整装备，继续前行。何卫东环视着四周，缓慢地跟队前进，仍保持着十足的警觉性。

远处的山脊晨雾弥漫，草丛里伸出一支伪装极好的枪口，一个身穿吉利服的狙击手一动不动地趴着。狙击步枪的瞄准镜里，何卫东据枪的身影正缓慢前行。

“他们中还是有聪明人。”蝎子苦笑。在他的周围，一群面涂油彩、全副武装的队员手持不同的外军武器潜伏着。

“跟上他们，他们会比我们更快找到那个卫星。”蝎子收起狙击步枪。

“蝎子，我们真的要跟中国军队动手吗？”一名白人队员问。

“你怕了？”蝎子轻蔑地问。

“我是说，跨过去那可就是他们的国土……”

“我们现在在他们的边境线以外，一旦有变，可以很快退回来。”蝎子站起身。

“万一他们越境追杀呢？”

蝎子笑笑：“我比你了解中国军人，他们不会的。出发——”队员们起身，随着蝎子在山脊中穿行，跟踪着下面的中国士兵们。

丛林里，郭队带领着队员们继续前进。无线电的天线在丛林中摇曳，电台兵赵连海焦急呼叫：“狼穴，狼穴！这里是孤狼！收到请回话，收到请回话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郭队问。

赵连海摇头：“还是没有信号。”

“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啊？”郭队暴骂。

“队长，看来是有人对我们实施了无线电屏蔽干扰。”赵连海说。郭队一惊，拿过耳机，里面传来一阵嘈杂的电波声。队员们默契地在四周警戒，看着他们的队长。

“同志们，我们受到无线电干扰，跟狼穴失去联系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没有后援了，也无法请示，而且很可能正在被敌人监控着，随时可能遭遇埋伏，战斗一触即发！”郭队看着跟随他已久的队员们，大家也正默默注视着他，郭队面色冷静，“都是从死人堆里面滚出来的老同志了，我没有更多叮嘱的了！不管出现什么情况，大家都要保持冷静。一旦战斗打响，要一往无前！记住，绝对不能越过这里——”郭队手指划过地图，“这条红线！我们不能越境作战！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！”队员们低吼。

“出发！继续寻找卫星！”郭队命令队伍继续前行，队员们起身。何卫东转身看着

后面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范天雷问。

“布雷。”何卫东说。

“什么？”范天雷一惊。

“布地雷。”何卫东说。

“炸谁？”范天雷问。

“跟着我们的人。”何卫东看着丛林深处，那里没有丝毫动静。郭队一直看着他们，命令道：“布雷吧，我们还要赶路。”

范天雷苦笑着从背囊里取出扇形地雷，埋设在路面上，并用枯草埋住作掩护。何卫东看看，没有异样，拍了拍范天雷的肩膀：“走！”

3

山地里，中午气温骤升，骄阳似火。特战队员们穿过遍布石头的河滩，何卫东不时地回头观察着后面的情况。山脊上，蝎子的队伍也在迅速前进着。这时，前面的尖兵止步，看着界碑对蝎子说：“再往前，就到中国境内了。”

“走！”蝎子命令。尖兵不再说话，队伍越过界碑继续前行。

“各位，我们现在进入敌区了！提高警惕，这群中国士兵不是童子军，他们是打过仗的！他们很精锐，跟我们一样精锐！这会是一场恶战，明白吗？完毕！”蝎子对着通话器低语。

“明白！”队员们低声回答。

队伍继续前进，但是警觉性明显提高了。尖兵在迅速推进，丝毫没有发现隐藏在地上的铜丝。当尖兵一脚跨过，刮断了连着地雷的铜丝，“轰”的一声爆响，扇形防步兵地雷瞬间炸开，数枚钢球瓢泼似的飞出来。尖兵猝不及防，整个人在弹雨当中飞了出去。后面的两个队员也中弹倒地，发出一阵惨叫……

“有埋伏！”一名队员大叫着射击，其余队员也开始持枪朝四面射击。

河滩外，正快速前行的孤狼突击队听到爆炸声，停了下来，持枪警戒。何卫东持枪搜索着目标。范天雷瞪大了眼：“真的有人啊?!”

“准备战斗！”郭队冷静命令，队员们持枪向四周警戒。

远处的惨叫声隐约传来，还有持续不断的枪声混杂其间。郭队命令电台兵：“看看能不能联系上狼穴！”赵连海开始呼叫，耳麦里仍然没有一丝动静，他摇了摇头：“还是没有信号！”

队员们看着队长，郭队咬咬牙：“我们现在和狼穴联系不上。武装进入我领土，就是侵略者！侵略者不投降，就要他灭亡！同志们，我们干掉他们！丢掉背囊，全速前进！”

哗啦啦啦——

队员们迅速甩掉身上的背囊和水壶等装备，全速向后方穿插。

丛林里，硝烟弥漫，蝎子举着枪高喊：“停火！停火！”

枪声陆续停下来，所有队员都呼吸急促，惊魂未定。蝎子厉声道：“妈的！我们上

套了！撤！”

“伤员怎么办？我们不可能带着他们逃离追击！”队员看着地上的伤员。

两个伤员躺在地上，他们的伤势都很重，鲜血不停地淌着，染红了地面上的枯叶。蝎子看了看，无语地拔出手枪。

“我能走……”两个重伤员拄着枪械，艰难地想要站起身。蝎子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：“你们的苦难——结束了。”

“砰！砰！”子弹射中两个重伤员的致命部位。其余的队员目瞪口呆，没人敢说话。蝎子收起手枪，命令道：“撤！我们撤到边境外面去，那里是避风港！”

队员们开始起身撤离。“砰”的一声，一名队员的头部爆开，鲜血混着白色的脑浆飞溅在周围的枯枝败叶上。

“狙击手——”队员们高喊着卧倒。

丛林深处，飞奔而至的中国特战队员们持枪准备战斗。蝎子大喊道：“我们接敌了！射击——”瞬间枪声大作，一场激战在边境的丛林里打响了。

远处的山坡上，何卫东和范天雷潜伏在这里，持枪狙杀。何卫东的眼睛抵着瞄准镜：“汇报目标排序！”范天雷拿着激光测距仪：“九点钟方向，机枪手，距离430米——射击！”

瞄准镜的十字线稳稳地锁定目标，何卫东果断地扣动扳机，“砰！”敌人的机枪手头部爆开，猝然倒地。

丛林里，双方短兵相接，距离很近。蝎子大声命令：“地狱火——撤离！”强大的火力压制着特战队员的追击，队员们交替掩护着，向对方不断射击。

“RPG！”一名特战队员持40火箭筒射击。

“咻——”一颗火箭弹飞驰而来，在队伍中爆炸。不断有被炸的大树倒下，传来一片惨叫声。蝎子持枪不断后退：“撤！撤到国界外面去——”

火箭筒手继续射击。“轰！”又一声炸响，周围不断有树木被炸倒，武装分子倒地惨叫着。蝎子操起狙击步枪，在瞄准镜里快速搜索着。他找到火箭筒手，一扣扳机——“砰！”我方火箭筒手头部中弹，猝然倒地。郭队大吼道：“他们有狙击手！猎鹰——你在干什么？！”

山坡上，何卫东手持狙击步枪大喊：“他们的狙击手在哪里？！”范天雷拿着望远镜，焦急地喊：“太乱了，我看不到！”

何卫东眼抵着瞄准镜，继续寻找着。顷刻，瞄准镜里出现了正在射击的蝎子，何卫东果断地扣动扳机。

丛林里，蝎子似乎感觉到了。他迅速一闪身，耳麦被打掉了，子弹擦过他的耳朵，不断有血冒出来。蝎子来不及寻找何卫东，大喊：“快撤——”

蝎子和他的部下们溃不成军，狼狈不堪地交替掩护着艰难撤离。眼看蝎子率队将逃，郭队厉声道：“把敌人消灭在我们的领土上！冲啊——”特战队员们一跃而起，怒吼着追击。

还在山坡上的何卫东持枪起身：“他们跑了！我们追——”范天雷收拾好东西，跟何卫东纵身滑下山坡，两个人快速追击。

武装分队的幸存者来到边界处的一条河流旁，顾不上侦察环境，都没命地过河逃命。郭队大喊：“机枪手，射击——”

机枪手架起95轻机枪，开始急速射击，其余队员也纷纷扣动扳机。“哒哒哒哒……”河水中的武装入侵者在弹雨中抽搐，血瞬间染红了河水——一块标志着中国的界碑伫立在河对岸。

蝎子第一个蹿过河，躲在界碑后举起狙击步枪。“啪！”一声枪响，机枪手中弹倒下了。飞奔而至的何卫东卧倒，大喊：“快找到狙击手！”

“我在找——看到了！他在河对岸！界碑后面！”范天雷大声喊。

何卫东的瞄准镜锁定了蝎子，他的食指迅速扣下，却在扳机边缘停了下来。躲在界碑后的蝎子还在疯狂地射击着。郭队怒吼：“卧倒！躲开狙击手！猎鹰，你在等什么？！”

“射击啊！你在干什么？！他在向我们开火！”范天雷大吼。何卫东看着瞄准镜里的蝎子，犹豫道：“他在红线外面了……”范天雷一看，嘶吼道：“这时候了还等什么？！射击！”

郭队喘着粗气，隐蔽在树根后面更换弹匣：“猎鹰说得对！我们不能射击境外目标！”范天雷大吼：“难道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给我们点名吗？！”

“烟幕弹！”郭队大吼。

一名特战队员甩出烟幕弹，浓烟不断地在四周升腾起来。郭队大吼道：“撤！”特战队员们咬牙起身，撤离战场。

“妈的！”范天雷怒骂，拿出地雷要埋。

“他们不会从这条路过来了。他们很精锐，跟我们一样精锐……走吧！我们要先找到卫星！”何卫东拍拍他的肩膀。范天雷咬牙，狠狠地看着河对岸。

特战队员们背着阵亡战友的遗体，往山里撤退。何卫东一把拉起范天雷：“大局为重！撤！”两个人跟随队伍撤离了。

河对岸，蝎子惊魂未定，靠着界碑剧烈喘息着。白色的烟幕正在逐渐散去，河里漂浮着几个部下的尸体，血仍在不停地往外流。身边残余的几个部下都是惊弓之鸟，持枪哆嗦着。烟幕散去后，对岸已经没有人影，除了粗重的喘息声，周围一片寂静。

“要不是界碑拦着，我们都死了……”

“我们完了，蝎子……我们真的完了……”

“我们还没完！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！”

“靠我们五个，怎么也不可能抢到那颗该死的中国卫星了！”

“我们是抢不到卫星，但是我们可以干掉他们，毁掉那颗卫星！”蝎子怒吼。

所有人都傻傻地看着他，一名部下说：“我们……我们还要进入中国境内吗？我们都会死的……要不是屏蔽了他们的无线电通信信号，我们早就死了……”蝎子一把将他抓过来：“去，是死；不去，也是死！”蝎子放开他，整了整衣领，“整理武器装备，我们换条路进去！”

部下们都不敢说话了，战战兢兢地起身，五个人的身影随后消失在丛林当中。

4

山地里，特战队员们警惕前进。齐风手持定位仪，突然举起右手蹲下。队员们迅速反应过来，据枪蹲下。郭队走过来：“怎么样？”齐风看了看定位仪：“就在这儿了。”

队员们抬头，头顶一片树冠有被撞击焚烧过的痕迹。郭队打了个呼哨，两名队员快速冲过去，钻进下面的灌木丛。不一会儿，灌木丛被掀开，露出了隐藏在下面的卫星。

“可算找到了！快，运走它！赵连海，跟狼穴联系！”郭队指挥着。赵连海开始呼叫：“狼穴，狼穴，这里是孤狼……”还是一片无线电杂音。

“算了，信号弹！”郭队看看齐风。齐风拿起信号枪，对准天空，正要扣动扳机——“噗！”一颗子弹旋转着穿过了他的心脏。齐风瞪大了眼睛，不相信地看着自己的胸口，血不断地涌出来。齐风仰面倒了下去，信号枪也被丢落在一边。

“狙击手——”有队员在高喊。

“卧倒——”郭队怒吼。话音未落，“当”的一声，一颗子弹击穿了郭队的头盔，郭队猝然栽倒。队员们快速散开，寻找隐蔽。

“快找到狙击手——”何卫东怒吼着。

“我在找——”范天雷手持望远镜，急速地寻找着目标。

“呜——”一颗火箭弹飞来，落在灌木丛边，“轰”的一声，在卫星旁边爆炸了，爆炸掀起的泥土硝烟把这一片丛林笼罩在浓浓的烟雾中。

“他们要毁掉卫星——”何卫东大惊。

“呜——”又一颗火箭弹带着啸叫声飞来，一个队员纵身跃起扑了上去。“轰！”队员用他的血肉之躯保住了卫星。何卫东两眼发红，怒吼着：“还击——”

特战队员们向火箭弹来的方向密集射击，树叶枝蔓被纷纷击落。何卫东冷静分析战况：“现在由我代理队长！火力小组，掩护！突击小组，冲上去近战接敌！指挥小组，保护卫星，用信号枪给狼穴指示方位！金雕，跟我走！我们要找到狙击手！”

机枪手和火箭筒手开始急速射击，子弹穿过丛林，枯叶树枝不断被打断。突击小组的队员们奋勇向前，以地狱火战术射击前进。何卫东带着范天雷翻腾滚跃，冲向制高点。

山头上，拿着 M72 火箭筒的敌军刚准备再次射击就被打倒了，密集的弹雨把蝎子和他的部下们压制得无法抬头。

“该死的！我们完了！我们就不该来！”一名部下被打得无法还击。蝎子转身，怒视着他。

“我说错了吗？！我们就不该来！他们不是好惹的——”

“砰！”那名部下的腹部出现一个血洞，近距离的射击让他无法躲避，他瞪大眼睛倒下了。蝎子的枪口冒着烟，冷冷地注视他。其余的部下都目瞪口呆。

“现在谁还多嘴？！”蝎子冷冷道，部下们都不敢吭声了，他命令，“你们顶在这儿，我绕到侧翼干掉他们！”部下们冒着弹雨开始还击，蝎子持枪从山头滑了下去。

特战队员们奋勇向前，与敌交火。一名特战队员拿起地上的信号枪，刚刚对准天空——“噗！”子弹穿过他的眉心。

“还是狙击手，他在阻止我们发信号！干掉他！猎鹰——”赵连海高喊着，抓起地上的信号枪，“同志们，我来吸引狙击手！猎鹰，我们拼了——”赵连海举起信号枪——“噗！”又一颗子弹命中他的心脏。何卫东和范天雷飞奔而至，迅速卧倒。何卫东怒吼：“狙击手肯定不在那个方向！反向寻找！”

山下，又一个特战队员拿起信号枪：“告诉俺媳妇，不用等俺了——”

“噗！”子弹穿过他的头盔。范天雷拿着测距仪大喊：“我看见他了！”何卫东迅速

挪动枪口，瞄准镜里出现了蝎子的藏身之处——高处的树下。

隐藏在树下的蝎子眼睛抵着瞄准镜，陈善明拿着信号枪出现在瞄准镜里，蝎子冷冷地道：“又一个送死的笨蛋！”他正要扣动扳机，“咻——”那是子弹划破空气的啸叫声。蝎子一偏身子，子弹打在他的左臂上，他惨叫一声继续跑。范天雷大喊：“他中弹了！没死！密集射击——”

“哒哒哒……”蝎子在弹雨中四处躲避着。“噗！”一颗子弹命中了他的左小腿，蝎子惨叫倒下了。范天雷手持望远镜：“他挂了！”何卫东的枪口没有挪开，继续关注着目标。

“他挂了！猎鹰，你做到了！”范天雷大喊。

此刻，突击小组已经登上高处，对蝎子的部下们开始了密集射击，双方的激战还在继续。一名特战队员拿起信号枪，“嗖——”一颗红色的信号弹响彻云霄。

丛林边的公路上停着数辆军车，还有军犬。士兵们穿着佩戴夜老虎臂章的99丛林迷彩服，手持81-1式自动步枪快速跳下车。

“快！特战队员打信号弹了！我们往那边去！”一名上尉命令道。士兵们迅速离开公路，冲进树林。

山头上，何卫东据枪不动。瞄准镜里，蝎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血不停地往外流。范天雷看着他：“你在干什么？他已经挂了！”何卫东不说话，眼睛抵着瞄准镜注视着蝎子。范天雷整理着装备，说：“他已经死了！”

“你去——他是死是活，要亲眼看见！我掩护你！”何卫东据枪说。

“真拿你没办法！”范天雷无奈，站起身，持枪下山。

何卫东抵着瞄准镜注视着蝎子，蝎子卧在地上一动不动。特战队员们还在搜索残敌，对着地面的尸体补射，旁边的卫生员在给受伤的队员们包扎。

陈善明拿着电台：“电台通了！狼穴，这里是孤狼！我们遭到袭击，卫星还在，我们有伤亡！请求空中支援！”

这时，两架武直九在高空盘旋，螺旋桨卷起的巨大风声猎猎作响。

“孤狼，这里是飞虎1号。我们准备进行空中支援，请标注你的方位，以免误伤。完毕。”飞行员操纵着直升机朝丛林方向驶来。

“飞虎1号，孤狼收到。请你沿4500地区开始轰炸，我们距离轰炸位置200米左右。完毕。”

“飞虎1号收到。你在危险区域，请寻找掩护。我们开始空中支援。完毕。”飞行员推下操纵杆，两架武装直升机快速俯冲下去。

何卫东还在监视蝎子，范天雷已经逐渐靠近。不远处，幸存的武装分子还在负隅顽抗。这时，两架武装直升机开始对地射击，何卫东一惊。一阵惊天的爆炸和烈焰腾空而起，范天雷被气浪掀翻在地，急忙卧倒，翻滚着寻找掩护。

对面一片烈焰，武装直升机拉高，飞行员呼叫：“孤狼，空中支援结束。我们继续滞空，等待你的支援要求。完毕。”

范天雷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吐出满嘴的土，怒骂：“妈的，差点儿炸到老子！”

何卫东在瞄准镜里继续寻找蝎子的身影，一片烈焰当中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何卫东暗暗叫了一声：“不好！”

范天雷大大咧咧地持枪走上去，骂道：“兔崽子！老子来给你收尸！都烤焦了吧？”突然，一颗手雷甩出来，哧哧地冒着烟。范天雷一惊，已经来不及了。“轰！”手雷凌空爆炸，范天雷抱着腿一声惨叫。

“金雕——”何卫东大喊着起身飞奔过去。

蝎子在烈焰中残存，烧伤的手哆嗦着举起狙击步枪，瞄准了范天雷。蝎子正要扣动扳机，何卫东一个鱼跃，扑到范天雷身上。“噗——”子弹穿过何卫东的后脑，眉心瞬间出现一个小小的血洞。

“猎鹰——”范天雷怒吼着，何卫东慢慢地倒下了。陈善明反应过来，大声命令道：“还有敌人！射击——”

在一阵密集的射击中，蝎子被追到一处悬崖边。陈善明吼道：“抓活的！”队员们冲了上去。蝎子没有退路，他看了看身后，毅然转身跃下悬崖，坠入激流。特战队员们朝着激流中射击，但已没有人影了。

“猎鹰——啊——”范天雷抱着已经没有呼吸的何卫东，发出了最痛苦的哀号。

5

烈士陵园里，国旗飘舞，一片肃穆。

墓群中立有一排新坟，坟前立着牺牲烈士们的遗像，四周花圈林立，一条黑色的横幅被风吹得猎猎作响：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，你们的功勋与世长存。

陈善明带领着数十名特战队员仁立坟前，他们一身猎人迷彩，戴着黑色贝雷帽，系着S腰带，胸前佩戴白花，持枪肃立。军旗猎猎飘舞，一个墓碑被立起来，墓碑上镶着一张照片——何卫东身穿军装，露出难得的笑容。

一位穿着中将军装的老将军站在墓前，他的身影孤独而又坚定。这个将军是何卫东的父亲——何保国。

狼牙特战旅参谋长何志军注视着面前的队员，厉声道：“同志们，你们准备好为祖国献身了吗？！”

“——时刻准备着！”官兵们齐声怒吼。何晨光站在中将爷爷的身边，懵懂地看着。

“敬礼！”何志军高喊。

“刷”——官兵们的动作整齐划一。

老将军也颤巍巍地举起了右手。何晨光看着爷爷，也懵懂地举起自己的右手。同时，持枪的官兵们举起手里的冲锋枪，对天四十五度连续单发。枪口的火焰映亮了官兵们的眼睛，枪声震彻云霄，在陵园上空不停地回响，仿佛在与远去的战友们告别。

烈士陵园门口停着一列车队。白发苍苍的何保国牵着何晨光，在军官们的陪同下走下台阶。等候在此的范天雷腿部裹着纱布坐在轮椅上，看见何保国出来，哽咽道：“……首长。”

老中将停住脚步，看着范天雷。何志军低声道：“这是何卫东狙击小组的搭档，范天雷，代号金雕。”

“我见过你。你的伤很重，都没有认出来。”何保国看着他。范天雷饱含热泪：“首长，对不起……”老中将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你是个好兵。”

何晨光看着范天雷，范天雷取出一个盒子递给他。何晨光打开盒子——那是一个被鲜血浸污的85式狙击步枪瞄准镜，上面的血迹有些发暗。范天雷看着瞄准镜，泣不成声。何晨光拿起狙击步枪瞄准镜，好奇地看着瞄准镜里被分割成十字的小世界。

范天雷泣不成声，何保国伸手抚摸着他的头，范天雷扑在老将军的怀里痛哭失声。一旁的何晨光懵然地看着。

6

军区高干住宅小区里，一辆挂着军牌的奥迪轿车停在一座幽静的小院门口。车门打开，一位白发苍苍、肩上扛着两颗金灿灿的将星的老人走下车。阁楼上，一个瞄准镜一直跟随着老人的脚步。老人注意到反光，不动声色，眼角斜了一下，看见阁楼上一个小小的反光。老人笑了笑，打开前车门，后视镜反射的光一下子折射上去。

“啊——”被刺痛眼的少年一下子丢掉绑着瞄准镜的木头枪。

瞄准镜的反光消失了，老人笑了笑，走了进去。已长成少年的何晨光捡起瞄准镜，急匆匆跑下楼，手里还拿着那个绑着瞄准镜的木头枪。

“怎么？想狙击爷爷啊？”老人一脸慈祥。何晨光不好意思地笑笑。爷爷拍了拍他的脑袋：“走！带你打枪去！”何晨光一听，眼都亮了。

靶场上，何保国手持81-1自动步枪，准星后的眼神不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锐利。

100米开外摆放着十个酒瓶，何保国扣动扳机，枪口有节奏地跳跃着。“啪啪啪”远处的酒瓶应声而碎。立姿射击的何保国敏捷地垂下枪口，熟练地验枪退弹匣，甩手丢给身边的秘书。一旁的何晨光看得目瞪口呆，何保国不动声色地笑笑。

两个战士跑步过去，重新竖起十个啤酒瓶子。何保国接过秘书递来的弹匣，敏捷地装进步枪里，塞给何晨光。

见何晨光拿着枪有些紧张，何保国示意他卧倒，帮他摆好步枪。何保国的手从他的眼开始，滑过标尺，一直到准星，再到目标。何晨光的目光跟着爷爷的手，慢慢地三点一线，瞄准目标。爷爷抓住何晨光的手，慢慢放在扳机位置。

“深呼吸。”爷爷耐心地指导何晨光，让他的呼吸慢慢变得深沉。

“射击——”

何晨光扣动扳机，紧张地一闭眼，“砰——”何晨光睁眼，十个瓶子纹丝未动，他沮丧地看了看爷爷。爷爷笑笑，把手放在他的心口：“枪是心的延伸……”爷爷的手指再次滑过何晨光的眼、手、标尺、准星，“记住，用你的心去打枪，而不是你的眼和手。”

何晨光调整着呼吸，慢慢变得沉稳。

从此以后，无论冬夏，都能经常在靶场上见到这爷孙俩的身影。一生戎马的何保国认为，何家祖辈习武，世代报国，现在到了应该教何晨光的时候了。

时间在何晨光与瞄准镜相伴的日子里过得飞快。这些年，无论刮风下雨，还是三伏数九，何晨光始终在爷爷的训练下坚持练习，枪械、刺杀、格斗、拳击，一样不落。没过几年，何晨光十八岁了，已长成了一个肌肉强健的壮实青年。

这一年，“亚洲青年自由搏击锦标赛”正在散打馆内举行。馆外夜空如灿，比赛场内灯光如炬。满场的观众不停地欢呼着，场内的解说员正兴奋地讲解着：“冠军将在今

天产生——由十八岁的中国选手何晨光，对战十九岁的泰拳高手察猜！冠军到底是谁？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悬念……”

此刻，何晨光正在更衣室里做准备。他的双手缠绕着散打护带，赤裸的上身肌肉强健。何晨光抬起头，一脸冷峻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。同时，他的对手察猜也在另一间更衣室做准备。察猜冷峻的脸上泛着泰国人特有的黝黑，强健的肌肉上刺目的文身在跳跃。

走廊门口，林晓晓等在那里。看见何晨光出来，林晓晓笑道：“你肯定能赢的！”何晨光笑笑，走向外面。不断有记者包围上来，又不断地被教练和保安们拦住。

散打馆里的人群在喧嚣，一道追光打出来，何晨光出现在人群前面，引起一阵欢呼。何晨光冷静地走向拳台。角落里，一个穿着中国陆军07常服的黑脸上校戴着墨镜冷峻地看着，他的左臂戴着特种部队特有的臂章。

何晨光刚在人群里注意到他，瞬间，上校就隐没在黑暗当中。

何晨光没在意，走上拳台，向观众致意。这时，观众爆发出更大的欢呼声，察猜在众人的簇拥下翻身上台，开始泰拳传统中的一套赛前祈祷。

“对于十八岁的何晨光来说，察猜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。”解说员开始介绍队员情况。

“是的，察猜出身于泰拳世家，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当地享有盛名。在他的战绩当中，没有失败。唯一的一次平局是因为那天他发烧，状态不好。”

“那李指导怎么看何晨光呢？”

“何晨光是一个综合素质很高的选手，曾在我们国内的传统武术套路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。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自由搏击的亚青赛，应该说在对战领域，他还是个新人，能走到这一步，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”

“那么，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武术与泰拳到底谁更具有实战价值的对抗赛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吧……”

察猜看着何晨光，露出一丝冷笑。现场的观众欢呼叫嚣着。林晓晓在底下大声喊：“何晨光——加油——”

黑暗处，隐没在人群中的上校默默地注视着何晨光。

在裁判宣布比赛规则后，两个人友好地互相碰拳。但就在分开的一瞬间，双方已经开始了对战。

两个人的对战非常精彩，下拳丝毫不留情。何晨光两次被击倒后仍顽强地站起身迎战，但看得出来，察猜的拳法明显很毒辣。何晨光也不惧敌手，一记重拳出击，将察猜击倒……最后，两个人都是筋疲力尽，虽然都受了不轻的伤，但对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……最后一刻，何晨光绝地反击，一记漂亮的重拳，终于击倒了察猜。察猜强忍着还想起身，却因体力不支倒在地上。

何晨光严阵以待，他的眼角肿得厉害，目光却非常冷峻。察猜的教练看着趴在地上的察猜，心痛地闭上眼，扔出了白毛巾。这时，全场一阵欢呼，几乎把散打馆给掀翻了。

当鼻青脸肿的何晨光被裁判举起拳头，观众席里，那个上校转身再次消失在黑暗中。何晨光正纳闷，林晓晓已经扑上来，流着眼泪一把抱住了他。

沐浴室里，满身血污的何晨光正在冲洗，血不断地被水流冲下来。这时，一个有着

刺目文身的背影出现，何晨光微微睁开眼——是察猜。两个对手赤裸着互相对视。何晨光笑笑，伸出了右手。察猜犹豫着，最终还是伸出了右手，勉强地露出笑容：“祝贺你。”

“你的中国话说得不错。”何晨光说。

“我母亲是华侨。”察猜说。

“难怪。很高兴今天跟你对阵。”

“下一次，我会赢你的！”察猜一脸自信地看着何晨光。

“我等着！希望我们除了是对手，也是兄弟！”何晨光拍拍察猜的肩膀。

“对，兄弟！”察猜看着他，两个人爽朗地笑了。

夜晚，军区招待所的房间里。

黑暗中，陆军上校走进屋，拧开了桌上的台灯。他脱去上衣，身上露出明显的伤痕，他坐在床边，弯腰掀起裤腿——一段钢铁制成的假肢。灯光下，上校刚毅的脸仿佛有血与火的岁月在上面滑过，棱角分明的脸庞显得如同岩石一样坚硬。

何晨光回到家，屋里飘着浓郁的茅台酒味。已经退休的何保国拿着茅台，兴高采烈：“这瓶茅台我藏了十八年了！就是你出生那天买的，一直放到今天！今天看到你有出息了，爷爷很高兴啊！好好，给爷爷争气了，给中国武术争脸了！”何晨光急忙接过酒瓶，给爷爷倒酒。站在一旁的奶奶看着林晓晓笑：“晓晓越发俊俏了啊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成为咱们何家的媳妇啊？”

“奶奶，我还小呢……”晓晓的脸红了。

“小什么啊？不小！我嫁给你爷爷的时候，不是也才十九啊？那时候我们可不像你们俩，从小认识！我们才认识一个月，组织上就说，你们结婚吧！得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就嫁了！”奶奶笑道。

“老婆子，你又开始埋怨了！”何保国哈哈大笑。

“我能不埋怨吗？好生生的北平大学学生，一门心思参军、报效国家，这军装还没穿热乎呢，就嫁人了！”

“那还不是你一直吵着喊着要嫁给我？”

“我？我哪里有？”

看着这老两口拌嘴，何晨光和林晓晓都笑了。

“好了好了，别扯这些没用的了！孩子们都笑话了！”奶奶也不好意思了。

“好了！不说那些了！晨光，你的《录取通知书》到了吗？”何保国问。

“到了。”何晨光拿出那张东南体育大学的《录取通知书》。

“晓晓的呢？”

“我的也到了，在我妈那儿。”

奶奶如释重负：“这下好了，你跟晨光在一个学校。这孩子从小娇生惯养，你得多让着他啊！”

林晓晓笑：“奶奶！您怎么跟我妈说的一样啊？我妈说我从小娇生惯养，让他多让着我呢！真是可怜天下老人心啊！”

何保国注视着《录取通知书》：“去告诉你爸爸吧。”

“嗯。”何晨光拿起金牌和《录取通知书》放到何卫东的遗像前，点着一炷香，给

父亲上香。何保国默默地注视着，奶奶在一旁抹泪，林晓晓扶着奶奶，也是眼泪打转。

“爷爷，有件事我还是想不明白。”何晨光看着穿军装的父亲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为什么您不让我去当兵？”

爷爷的眼神黯淡下来，注视着何晨光，有千言万语却说不出。

“当兵干啥？咱家已经不缺当兵的了！走走走，吃饭去！”何晨光被奶奶拽着回到饭厅。他回头看了看父亲穿着军装露出的笑脸，有个声音一直在心底呐喊，“爸爸，其实我真的更想去当兵，我想找到你……”

第二天清晨，黑脸的陆军上校在街上走着，到报亭买了一份体育报，头版头条——《新亚洲青年拳王诞生》。

上校看着报纸上何晨光的照片，那是一张与何卫东一模一样的脸，只是更加年轻。看着那张年轻而又充满斗志的脸，上校的眼前不断地浮现出爆炸的丛林和何卫东流着鲜血的脸庞……还有他与幼年的何晨光在墓地前相遇的场景。

上校默默地注视着，眼泪从墨镜下滑落，滴落在胸前的名牌上——范天雷。

7

这天中午，海滨浴场里熙熙攘攘。在挂满气球的气枪摊子前，长发青年王艳兵热情地吆喝着：“打气球啦！打气球啦！粉色代表爱情，紫色代表浪漫，黄色代表幸福！一块钱一枪！三排全中有大奖！”王艳兵挽起袖子的胳膊上露出醒目的文身。

有路人驻足，疑惑地问：“有这等好事？你的枪准吗？”

王艳兵二话不说，操起气枪，瞄都不瞄，连开两枪，两个气球应声而破。王艳兵笑着：“大哥，你看准不准？”穿着军装的范天雷在人群中默默地注视着。

路人被刺激了，一挽袖子：“行！想我当兵的时候也是个神枪手，咱就真的不信了，还能输给你不成！”王艳兵笑着把气枪递给他：“得得，大哥！我怕了您了！来吧，让咱也见识见识解放军神枪手的风采！”

“输了可别后悔啊！”路人接过气枪。王艳兵笑：“第一枪我请您，要是打准了都不要钱，我还倒找您钱！但要是没打中，第二枪开始，一枪十块钱，三枪就是二十块钱，四枪就是三十块钱……往下累积，您看怎么样？”

“别说没用的！看看你是怎么输的吧！”路人举枪瞄准。

那边，何晨光跟林晓晓带着游泳装备骑着双人自行车过来了。何晨光看见打气球的，停住了。林晓晓在后面纳闷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她顺着何晨光的目光看过去，“打气球有什么好看的啊？你在我们射击队还没玩够射击啊？”何晨光笑笑：“看看热闹！走吧！”林晓晓无奈，跟何晨光下了车。

人群中，何晨光敏锐地看见了那个在散打馆出现的上校。范天雷戴着墨镜，看不出表情。何晨光跟他擦肩而过，思索着。

那路人拿着气枪，瞄准的架势很正规。王艳兵嘴角带着笑。

“砰！”路人开枪，跑靶了。众人一阵哄笑。路人纳闷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王艳兵笑笑：“大哥，这得问您啊！您可是神枪手啊！”路人不服气：“再来！”

“好好!”王艳兵笑着给他压子弹,“您再来可是一枪十块了啊!”

“怎么涨价了?”路人第一枪没打中,有些气急。王艳兵也不生气,笑笑:“是您要跟我赌的,您忘了?”路人语塞,在众人的注视下,只得咬牙举起气枪:“我就真不信了!”

“砰!”再次跑靶。何晨光皱眉,范天雷眼一亮。王艳兵还是带着那独特的笑意。路人一咬牙:“再来!”王艳兵笑着压子弹,路人连连开枪射击——都是跑靶。那路人彻底傻眼了。

林晓晓看看何晨光:“有问题?”何晨光不语。王艳兵扬扬得意地问:“大哥,还打吗?”路人不服气:“你的枪肯定有问题!”

王艳兵拿过枪,上膛射击。“啪啪啪!”三个气球又碎了。众人起哄,路人目瞪口呆。王艳兵拿着气枪:“大哥,您怎么着?是继续打呢,还是……”

“算我倒霉!”路人从包里掏出钱塞到王艳兵手里。王艳兵数数钱,叫道:“哎哎,还没找你钱呢!”路人头也不回地走远了。王艳兵笑笑,把钱收起来,看着众人:“还有谁打?”

“我。”何晨光走上前,范天雷眼一亮。

王艳兵笑道:“哥们儿,你想试试?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您可想好了!规矩一样,认赌服输!”

“好。”

王艳兵把气枪递给他。何晨光仔细地看看,举起枪。王艳兵带着笑看着何晨光。一旁的范天雷注视着这一幕。

何晨光看了看手里的瞄准具——准星、缺口,微微偏了偏,扣动扳机。“啪!”气球碎了!王艳兵的笑容凝固了。

何晨光连续射击,所有的气球都应声而碎。众人鼓掌,范天雷微微一笑,一旁的王艳兵目瞪口呆。何晨光把气枪还给他,指着缺口和准星:“把这个、这个,还有这个——”何晨光指了指王艳兵的心窝,“——放在一条线上。”说完转身走了。

何晨光转身的瞬间看见了范天雷,愣住了。范天雷笑笑,没说话。林晓晓拉了拉何晨光:“走吧走吧!咱们游泳去!”范天雷看着何晨光的背影,转向了王艳兵。王艳兵还傻站在原地,心灰意冷地收拾着气枪摊子。

没多久,何晨光和林晓晓游完泳,正在等公交车。看见范天雷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远处,何晨光愣住了。范天雷看着何晨光笑笑,转身走了。何晨光把手里的东西塞给林晓晓:“我去办点事儿,你先回家吧。”林晓晓急道:“哎哎!怎么了?你干吗去?”

街上,何晨光跟在范天雷的后面。范天雷闪身进了小胡同,何晨光快跑几步,跟了进去。范天雷的身影一闪即逝,出了小胡同,到了金融大厦。大厦门口,何晨光左顾右盼,却不见人。旁边,公用电话亭里的电话在响。何晨光纳闷,没理会。电话一直不停地响,何晨光似乎明白了什么,拿起电话:“喂?”

“何晨光。”

何晨光一愣:“你是谁?”

“你看你脚下。”

何晨光低头一看,是一个公文箱。